



金州真相

第 99 期 2011 年 5 月 29 日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身体被雷管崩进

三十多处金属片之后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晓兰

我是家住东北的一名四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早晨，我到厨房准备做饭。先往灶坑里添了一些煤，当我正侧着身子在灶旁收拾东西时，就听“嘭”的一声，炉灶突然爆炸。事后才知道是有个雷管埋在煤里面，我没发现，添煤时，被我添到灶坑里引起了爆炸。

爆炸的碎片有些崩到了我身体的左侧内，当时，就感觉到好象有什么东西插进了我的心脏，半面身体火辣辣的，心脏部位感到很疼。那一瞬间我就想：“师父，请救救我！”我学法这么多年了，深知危难来时喊师父，就好使，真能逢凶化吉。

当我把裤腿挽起来时，看到整个腿都往外冒血，我穿的线衣线裤崩的都象筛子眼一样。

闻声赶来的妹妹、弟弟看到我的后背还有雷管皮扎在肉里。他们马上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拍了片子，还做了彩超等。

医生说：“真奇了，你身体里崩进三十多个金属片，可没有一个崩到神经和要害部位。只是有三片离心脏很近，差一点你就没命了，你真幸运啊！”

医生接着说我得住院治疗。

我说：“我不住院，没事的！”

大夫说：“这么严重，不住院哪行啊？这三十多个金属片在你身体里，如果有一个发炎就够你呛！最次，你也得打消炎针。”

我说：“那就回家打呗。”

他说：“一百多种消炎药，你打哪种？”

医生也是为了我好，我就对他说：“那你就开吧。”

医生开了药方，递给我妹妹、弟弟，他俩就去排队买药。我也跟着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拽着妹妹弟弟出了医院。我对他们说：“我没事的，不用住院，我炼法轮功，有师父保护，真的啥事都不会有的！”

到家后，腿发青，肿胀的都打不了弯，一个一个的小孔都往外渗血，但不觉得疼。看到我的人都替我担心，我不怕，我心里有底——师父一定会管我的。我照样忙乎我的家务事。

中国是唯一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

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众学炼法轮功功法，深受市民喜爱，当地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前来采访，并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基本原则是：真、善、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非常强大。在市中心的公园，每周日会有很多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炼功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升。”

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又是全世界唯一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中共政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图：瓦德拉哈勒最大报纸《Nueva Alcarria》对法轮功炼功点的报道图片

邻里们听说我被雷管崩了，都替我担心，过来看我。他们发现我怎么像没事人一样？我对他们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我，不会有事的……”他们当时半信半疑。

没过多久，我的身体康复了，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落下。

知道这件事情的邻居们都说：“法轮功真神奇，法轮大法的确好！”



翻墙看世界 外面更精彩：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freeget.two@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在动态网主页上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上网更方便。

金州华家派出所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

吕尊，家住在金州华家镇，是一名普通妇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六早晨九点半，从华家屯往市场方向走。吕尊遇到一群学生，吕尊与一名女学生讲退团、退队保命的真相，刚好旁边有一名男子，他打电话叫来了一辆华家派出所的警车，后来得知他是便衣警察。车上下来四名警察，将吕尊强行绑架，吕尊不配合、不上车，并高喊“法轮大法好”，其中三个恶警每人给吕尊二个耳光，后连拖带拉把人劫持到华家派出所，铐上手铐，严刑逼供，并强行照相。这过程中，派出所派出警察对吕尊的家非法抄家，将法轮功书籍全部抢走，直至下午四点钟才将吕尊放出。

华家派出所所长范广民，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不长时间，华家派出所就扣押了当地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证，至今未还。

还没收了法轮功学员很多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录音带等。

二零零零年，华家派出所非法抓捕四名法轮功学员，阎淑箏、王平、小关等人。因他们到北京上访，在半路被抓，拘留半个月，然后恶警又跟每个家人索要五千元钱才放人。二零零零年三月，华家镇法轮功学员王岩、王东奎到北京上访被非法抓捕，拘留半个月，看守所强行扣罚吃饭钱三百元整，派出所与村委会要罚款七千元，没钱硬逼着拿家里的房子做抵押，然后才放人。

二零零一年二月，王岩到北京去讲明大法真相，被非法劳教二年半，并超期关押一个多月才放人。在教养院被残酷折磨、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王平被华家镇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在教养院被洗脑迫害。

二零零二年七月，王岩、王东奎的母亲因承受不住这场邪恶的迫害，还有四面八方的压力，华家派

出所不断地骚扰，又罚款，使其精神崩溃，寻了短见，死后其长子王岩被非法关押，派出所连通知都不通知，半年后，通过家人探视王岩才知道，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让见。

奉劝华家镇派出所的警察及其他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迫害善良、迫害修炼人，早晚是要遭恶报的，而且人类的正义也不会放过作恶的人，现在已有包括江泽民、薄熙来等三十多名高官已在世界各地法庭遭到起诉。奉劝相关人员不要再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为自己与家人选择好的未来。

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华家镇派出所地址：金州区华家镇，电话：87200066。

迫 罪
害 孽
善 深
良 重



可能有朋友会说：为什么劝“三退”，修炼的人劝人三退，是不是搞政治呢？

如果您有疑问，那先请您听我来说个小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一片文攻武卫，同一地区往往有不同派别的造反派，造反派之间经常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文斗，甚至有时发展到性命相搏的群体持械武斗，死人的事是常发生的。

一天，吴家的儿子吴智急匆匆提了根铁棍跑出门，在大院门口迎头撞上了单（音：shan）伯。单伯是吴家邻居，六十多岁，人很和善，相信善恶的因果报应，也经常乐于助人，但正因为单伯相信神佛之类的“迷信思想”，经常成为造反派小将们批斗、练拳的对象。

吴智和很多初中同学一样也参加造反派，那个年代不参加个造反派派别，就是落后份子，没有自己人撑腰，

劝人三退是“搞政治”吗？

说不定哪天大街上就被人莫名其妙挂上“走资派”的大牌子。吴智虽然才十几岁，也知道其中利害，于是也加入了一个造反派，图个安稳。他不是积极分子，但也得经常参加各种批斗会，为派里的活动摇旗呐喊。对单伯的批斗会，吴智就参加过好几次，虽然单伯是好人，待人和善，吴智也知道，但吴智哪敢公开站出来为别人喊冤？

“小智……这么急，家里有事？”单伯虽然被撞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但仍然关心的问。“你甭管！”吴智斜眼扫了一眼眼前这个头发花白、拖着一条在批斗会中被打得半残腿的老头，拔脚就要向外走，但胳膊一下子被牢牢的拽住。吴智回过头来，有些惊讶拉住他竟然是单伯。

“小智！听我句话：别去，别再去参加他们！会死人的……”单伯认真的瞪着布满血丝且焦急的眼睛，但与吴智那双凶狠的眼睛一接触，又低下目光，自言：“前两天街那边有两派互斗就打死好几十个人……你又是家里独生子……”

“去你的！老家伙……”吴智不等老头说完，挣脱他，一溜小跑，只留下后面唉声叹气的单伯。

第二天早上，大院里的邻居们还没有起床，隔壁忽然传来小智妈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亲爱的朋友，看了这个故事，你认为单伯说

“别再去参加他们了”是在搞政治吗？单伯为人善良、相信神佛，是否如此，单伯就不能、就没有资格拉住吴智的胳膊，劝诫吴智不要去送死？

吴智为什么要参加造反派？吴智是因为真相信才参加吗？因为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而去冒丢失自己性命的风险，您觉得值吗？

您或许嘲笑那个年代的疯狂，但这是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后，您站在今天才轻松观察到的。如果把今天我们所处社会政治环境与故事中环境比较一下，把吴智和我们身边人类比一下，您是否想到了：今天的您可能是明天人们惋惜慨叹的对象？

当清醒的身边善良人提醒您真相，希望您不要为一个自己都不真正相信的东西冒险时，我们真心的希望您能认真的想一想前面的小故事，为自己留住宝贵的明天！

中共的

“婴

幼

儿

监

牢”

现在是“年过半百”了，又要到六·一了，我女儿该到幼儿园去报名了。但是在中国大陆并无好的幼儿园可上，最后还是就近找了家幼儿园报了名。所谓好的幼儿园当然是那种让孩子吃好、玩好、学好之外还须在品德上教育好的幼儿园，无奈此种幼儿园在大陆的确难找，这就不免让人对一水之隔的台湾“荳荳幼儿园”神往了。

位于台北县永和市的明慧学校“荳荳幼儿园”创办时间并不长，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东西方幼儿的乐园”，孩子的家长对于这样的幼儿园不仅放心，而且感动。

台北的糖糖被安排到明星幼儿园学习，已经五、六岁了，却连最简单的从一数到一百还数不出来，于是父母给他换了个地方，一个月过去，糖糖还是很快乐，最后送到荳荳园试读，没几天，糖糖回家会说：“谢谢，妈妈请你帮我……”接下去父母发现，糖糖的情绪变得稳定祥和，学习和表达能力明显进步，从一数到一百已难不倒他，在幼儿园学到的“真、善、忍”，回去会跟家人分享。有次妈妈生气，糖糖跟妈妈说：“妈妈你要学忍耐喔。”幼儿园毕业晚会上，糖糖父亲上台致谢，称荳荳园爱的教育救了他的孩子，叙述经历与感触时，禁不住眼泪直流。



荳荳园小朋友一起炼法轮功

荳荳园每个孩子和家长都有同样的体会。特别好动的原硕、爱尖叫而又叛逆的恺恺一向厌学，自打进入荳荳园后每天都很开心，每天都想上学。他们妈妈也感动得泪水涟涟。善善、真真俩姊妹的父亲是

法国人，妈妈说：“她们第一天来就很喜欢这里。她们在家里爱吵架，不听妈妈话，不分享。可是她们很喜欢来这边，可以交很多好朋友，也不吵架，回去说每天都很快乐，也喜欢吃这里的饭。”



荳荳园小朋友一起读法轮功经书《洪吟》

荳荳幼儿园，外观朴实，然而因以法轮大法之“真、善、忍”为原则办学，小朋友及家长均受益不浅。这些小朋友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甚至有着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同样沐浴在“真、善、忍”润物细无声的恩泽之中。小孩子可以尽情展露心灵的纯真与善良，家长也收获了美好的亲子关系。种种感动，究其实际，均拜法轮大法之所赐。

在中共统治的大陆，我们所见到的法轮功学员家里的小朋友，他们的遭遇是别一种情形。大家相信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被中共警察关进拘留所吗？大家相信一个六岁的幼儿已经两次被中共关进看守所吗？大家相信一个四岁的幼儿被中共劫持到不知所向吗？大家相信面对民众的质问，中共豢养的执法人员对此还振振有词吗？这些事情正在中国大陆上演着。

让我们看看比较早的一例，那是2002年11月，山东阳谷县一个仅六个月大的婴儿连自己爷爷奶奶的面都没见过，却因爷爷奶奶修炼法轮功，与爸爸妈妈一起被中共“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警察抓走，关进冷如冰窟的拘留所里头。婴儿的爷爷奶奶做了什么呢？顶多是讲了几句真话，让被中共蒙蔽的人们知道，“天安门自焚”原来是中共制造的假案！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竟然是妒忌法轮功人多。



基于事实的油画：《为什么》

爷爷奶奶修炼法轮功，孙子也要坐牢，那么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功，女儿是怎样的境遇呢？2004年5月北京消息，女法轮功学员门向荣于2004年5日晚在家中被中共“610”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一起被绑架的有未修炼的丈夫，和一岁半大的女儿。稍后，门向荣的丈夫被警察带回家搜抄钱财。门向荣和她那一岁半大的女儿从此失去下落。当地“610”人员表示对法轮功学员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而门向荣又做了什么呢？顶多也是讲了几句真话而已。

中共甚至会将多名婴幼儿关押在一个监牢里，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婴幼儿监牢”。四川的一名女警在电话中无意透露这一点。2003年3月份，四川彭州市蒙阳镇一名两岁儿童，因其亲人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5月前后，两岁儿童与父母和奶奶一起被当地“610”劫持到镇政府，关禁在一间破屋中达3个多月，破屋便桶龌龊，蚊虫叮咬，蛆虫满地，后因无钱交罚款，一家四口又被转移到彭州市看守所。在那里这名两岁的儿童至少又被囚禁了9个多月。知情者出来说，幼小的孩子已数次随母坐牢，长期吃牢饭，面黄肌瘦。每天他都用小手拍着号室的铁门喊：“出去，我要出去！”闻之催人泪下。有记者曾向彭州市看守所询问该儿童的情况，接电话女警问记者：“他母亲叫什么名字？”记者：“这个还不清楚。”该女警竟说：“不知道父母名字怎么知道是哪个孩子？”（转第四版）

(接第三版)是哪个孩子!到底有几个,我们无从知道,然而于此,我们深切的感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传单的分量之重。匪夷所思的是,中共的“婴幼儿监牢”里关押的婴幼儿,居然还有“二进宫”的。

郭月童是河北昌黎县一个 6 岁的小女孩,她知道昌黎县有个可怕的洗脑班。月童一岁的时候,就被关在那里很长时间,五年后的 2006 年,她又被关入牢笼。

小月童的妈妈刘爱华、爸爸郭玉亨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轮功学员。月童出生的时候,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因为小月童的妈妈不放弃按“真善忍”做好人,恶人将小月童和妈妈一起关入臭名远扬的昌黎洗脑班,当时小月童才一岁。

在昌黎洗脑班,法轮功学员都被关在不见阳光的牢房,吃、喝、大小便都在一室,不见阳光。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洗脑班的恶人除了强迫他们看诽谤造谣的光盘和书报,还用各种酷刑来折磨他们:不让睡觉、戴镣、戴铐、用胶皮棒打、罚跑圈、野蛮灌食、戴背铐且嘴用胶带粘上拿电棍电、用手铐铐在门或窗户上然后用电棍电……

每当恶警折磨妈妈时,小月童吓得只能躲在墙角哭。在没有坏蛋嘶喊纠缠、妈妈没有被拉出去折磨的时候,小月童就会扒在牢房的铁栏上向外张望。

后来,小月童和妈妈被迫害的事被曝光出来,国际上很多人都知道了小月童遭迫害的事情,恶人们才不得不把小月童和妈妈放出来,那时小月童已经 3 岁了。

出狱后的小月童看见了爸爸郭玉亨,爸爸这时已被迫害的双腿不能行走。长久的分离,使小月童对爸爸完全没有了概念。可是当小月童刚刚习惯叫“爸爸”时,中共“610”恶警又闯入家门,再次抓走了小月童的爸爸。

后来爸爸回来了,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小月童真高兴。可是好景不长,2006 年的 5 月,小月童又和爸爸妈妈被恶人绑架到洗脑班。

是的,小月童有爸爸妈妈陪着,可以得到亲人满是伤痕的手的抚摸,

可是张缘圆呢?四岁的张缘圆在中共的“婴幼儿监牢”里有谁抚摸她的头呢?



张缘圆

张缘圆一家住在重庆市潼南县梓潼镇,爸爸(张洪旭)和妈妈(吴咏梅)都修炼法轮功。2003 年 12 月下旬,小缘圆的妈妈被潼南县国安大队长张良绑架走,在看守所被刑讯逼供,吴咏梅为抵制关押迫害,在看守所绝食抗议。2004 年 1 月 1 日,潼南县第一派出所四名警察将小缘圆也强行带走。吴咏梅由于在看守所中出现生命危险而得以脱离虎口。但四岁的缘圆却未被释放,家人不知其生活情状。

本来荳荳幼儿园是个颇为轻松愉快的话题,在这里却一不小心滑向了沉重的话题。或许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大陆原本就是块沉重的土地吧。我们真是不懂啊,荳荳幼儿园的孩子和家长,还有世界那么多人民如此欢迎真善忍,为什么中共却如此惧怕真善忍?为什么如此仓皇地打开一座座黑暗阴森的牢门,张开血盆大口,将那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咬住,然后兽性大发的撕、摔、啃、嚼、咽……并且,象我们所了解到的,连同小朋友一起卷进了“婴幼儿监牢”?

那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被中共所咬噬,全因为他们向人们讲法轮功的真相,给人们一双看清中共“假恶暴”的本质的慧眼,我们当然不可再麻木,让那些小朋友去继续拍打着牢门号哭。



大开眼界, 众人称奇并退党

我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一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二零零六年我亲身的经历,让我的同事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不再相信共产邪党的鬼话了。

二零零六年四月五日下午,我去加工厂检修机器,工作人员说大电机过热。我把电机盖拆下来,想用表测一下绝缘电阻,我忽略星角变换,也忘了先断电再操作。当我取下电机,接线柱的铁盖子,就与三相三百八十伏相碰短路。瞬间,在我手上出现大团火光,声音象炸雷,震耳欲聋,周围人都惊呆了。

我当时没有害怕,马上意识到没断电,于是迅速把电闸拉下。回过头来看一看手被熏得黢黑,但不痛不麻,没有一点损伤,头发鬓角让火燎得打卷了,脸上烤得有点热,也无损伤。

这时,我的同事们登梯子来到平台上,问我怎么样,伤着没有?我说:“没事儿,你们放心吧,刚才是师父保护我,让我有惊无险”。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是大法显神迹。要不然我站在铁板上,穿的是普通胶鞋,三百八十伏电在我手上形成回路,把三个接线柱螺丝和铁盖子都烧化了,我却安然无恙。

他们目睹了这一切,无不称奇,伸出大拇指说:“今天可大开眼界了!太神奇了!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共产党那套东西才是骗人的”。明白真相的人们立即表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 退党电话: 001-416-361-989 或
001-888-892-8757
- * 退党传真: 001-510-372-017 或
001-702-248-0599
- * 无法上网者,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